

作者生于建国前夕，属于土生土长的，最后见过完整的北京城墙和较完整的老北京城的一代北京人。回忆老北京是所有北京人永恒的话题。因为幼时的爱好，作者选择了用钢笔速写参与对老北京的共同回忆，同时撰写了些许文字，带着眷恋和思索，记录了老北京胡同的历史和生活，尤其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对北京的感受。本文文字优美，画作精彩，从建筑学专业角度来

胡同 写意



宋怀冰 著



胡同写意

宋怀冰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同写意/宋怀冰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ISBN 978-7-112-10299-0

I. 胡… II. 宋… III. 钢笔画—速写—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1063 号

责任编辑: 徐 冉 黄居正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安 东 陈晶晶

胡同写意

宋怀冰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9×1194 毫米 1/20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26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7-112-10299-0

(171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Qian Yan

都说老北京好，究竟怎么好，一言半语谁也说不清，尤其对于我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爱北京的原因更是远不只那些说得清道得明的东西，因为牵扯到了乡情。乡情有点像儿女对于父母的亲情，有时意识得到，有时意识不到。我的立锥之地一直在北京的胡同里，胡同差不多负载着我生命历程的所有回忆。与宫殿、园林比较起来，和我更为息息相关的当然是胡同，但是让我说胡同有多好，一时真是说不出来，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拆迁的势头越来越大，熟悉的街巷变成了瓦砾场，成片的高楼在老屋的房脊间凌空而起，我才意识到这世

界正在失去什么，才意识到我对故乡北京的亲情。

有一天，我买了几个速写本、几支钢笔，想为这古老的城留下点一鳞半爪的纪念。

画画儿对我来说只是业余爱好。我选择画速写，是因为它简便，费时不多，下班的路上就能画一些。而比起用照相机摁快门来，它更容易融入自己的东西。

这种有意而为的速写已经有几年了。画的时候没有线索，也没有计划。我画这些画的动机只是情感上的，并不想对胡同作某一方面的研究。不是单纯地画建筑，也不是刻意地画民俗。我有个外地朋友，在北京住了一

段时间之后，有一次聊起了北京，他说：“北京有种东西。”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深沉而敏悟。我想，他是抓住那种东西了，不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在画速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捕捉那种东西。换句话，也可以说是跟着感觉走，哪儿有感觉了，就画一张。这感觉有视觉上的，有构图和透视，纵深和对比；也有听觉上的，有车声，铃声，树叶的沙沙声，低语声，问候声，五花八门的叫卖声……除了声音，还有安静，胡同里让人心里特别踏实的那种安静，所有这些都能使人产生感觉，有了感觉，才有这些画。

在街上画画儿就有人走过来，一边看一边聊那些小门楼里的故事和胡同的变迁，有了一种闲侃的气氛，画儿就更生动。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和我交上了朋友，我还到他们的家里访问过胡同的掌故。这些画画时的“道听途说”有些是无从考据的，有些与一些史料或文章的记叙也不尽一

致，但我认为它们还是可以聊备一说，所以也写成了短文附在画旁。在这里谨向胡同里那些为我讲这些故事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集子中还有一些文字是我对胡同的回忆，我与胡同纠缠在一起的情感经历；还有一些，是我对胡同的杂想和思索。现在关于老北京的书灿若群星，有些是历史照片，有些是上一辈人对解放前旧京生活的回忆，但我还很少见到体现我们这些建国前后出生，而且差不多是最后见过完整的老北京城的一代人对北京生活感受的作品，尤其是绘画作品。为此，我不揣浅陋，将我的这本小册子献给我的同龄人，我们的长辈和晚辈，献给所有热爱老北京并且关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朋友们。

宋怀冰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3
家住城东	1
西总布胡同东口	1
文化馆	7
新开路	11
无题	15
遇见白蛾	16
土蜂·蜗牛·小黑板	19
踉跄着到东四	23
东四北的书店	23

屋顶	25
耳边想起叫卖声	26
钟楼的钟声 什刹海的水	29
画钟楼没画钟	29
种花小史	31
狮子会	33
砖雕门楼	35
烟袋斜街? 烟袋鞋街?	38
碧水银锭	41
消失的箭杆	44
打西四往南	46
西四的转角楼	46
褡裢胡同	48
方丈院·白塔寺·庙会	49
七绝	51
约会	52
乌鸦	53
顺着北新华街	55
一条街的命运	55
在房顶上	61
眺望香妃	62
大前门 小巷子	65
与时俱进的小木楼	65
小桥·流水·人家	68
想住老客店	73

在从前的河网里	78
两个小姑娘	85
玄帝庙	86
西兴隆街	89
这胡同那么面熟	91
前店后厂	92
窗户	94
 从前门到虎坊桥	 98
珠光宝气的回忆	98
毛驴·鸽子·金融中心	104
三府菜园	106
说起了通心粉和炒疙瘩	111
斜斜的河，斜斜的街	115
换一本六十多年前买的书	118
 以前很少来这边	 121
遇见乡亲	121
昆虫记	126
二庙	132
寻常人家	134
老楼	135
杨椒山祠	136
 聊几句街门	 139
我知道的几种大街门	139
街门为什么在左边	148

西总布胡同东口

朝内南小街和东、西总布胡同相交叉的地方，马路错了一下，拧成了一个有点扭曲的十字路口。不管是下班，还是出远门回来，一到这儿我就觉得是到家了，进西总布胡同东口不远就是我住了 50 年的家。

当我坐在瓦砾堆上打开速写本的时候，南小街路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扩建马路。附近还正在拆房，灰尘星星点点地落到速写纸上。想不到是用这种方式 and 这里告别，这里凝聚着我孩提时的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十字路口周围方圆半里的地方，五行八作，店铺林立。这里没有有名的字号，大多是一两间门脸的小铺，说不上繁华，却十分热闹：裁缝店、修表店、永祥茶庄、副食合作社、四友药房、小人儿书铺、羊肉庄、绒线铺、菜站、果局子、粮店、天昌油盐店、小饭馆、小酒铺、储蓄所、邮局、糕点铺、翰文斋文具店、煤铺、纳鞋铺、猪肉铺、理发馆，还有个晒图社。南边不远有座随墙门的小庙，隶书砖匾，上边写着“狮子庵”。姑子已经没有了，只是庙门的红墙在闹市里算个点缀。一早一晚，街边推车的、摆摊的都出来了，卖芸豆饼、炸糕、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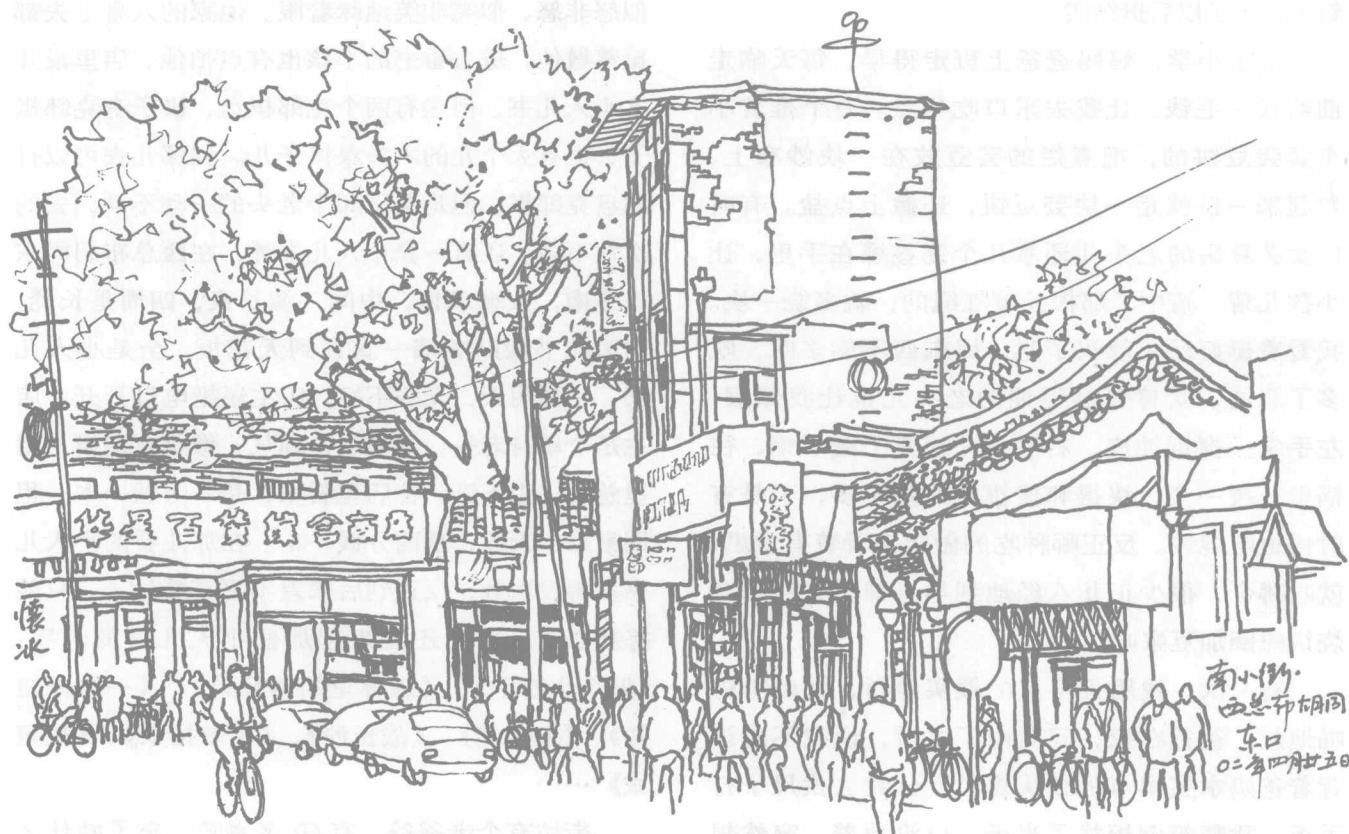
西总布胡同东口

茶、馄饨、羊杂碎……小街缭绕着一层香妙可餐的氤氲。

10路公共汽车从人缝里钻进钻出。有一段时间，大概在1954年、1955年，这个路口还设了交通岗，岗台上涂了红白相间的竖道，周围画了个白圈。姐姐对我说，要是碰见汽车，你就往白圈里跑，车不敢进去。当时我觉得那个白圈和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差不多，妖怪进不去，我老想找

机会躲进去一次。那年民警开始使用交通指挥棒，卖玩意的小摊上就卖箭杆儿糊了纸的指挥棒，两头白中间红，一分钱一个，小孩差不多人手一个。

那时候的小孩四五岁就会帮家里买东西了。在家里照顾我的关奶奶每天给我一毛钱，去东口买猪肉。猪肉铺的门口有几磴台阶，人称“高台阶”。店很小，案板顶在门口，买肉就站在门外的高台阶上。掌柜的一刀下来一片肉，有小拇指宽，



西总布胡同东口外南小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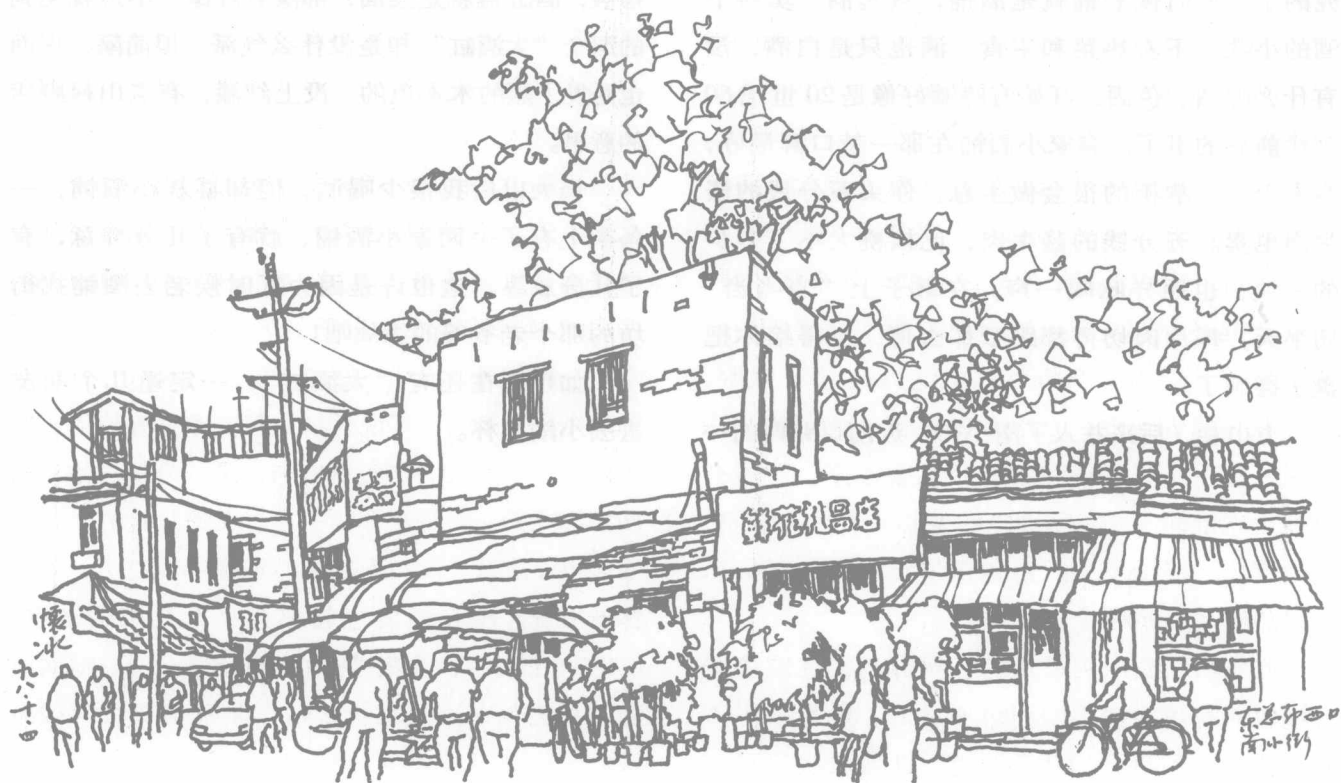
连肥带瘦带肉皮，一称准是一毛钱的，用刨花片（一种像纸一样薄的木片）一卷扔在案板上。如果是买肉馅，就把肉放进手摇搅肉机一搅，拿张荷叶包上拿回家去。肉皮从来不吃，都让关奶奶钉厨房的桌子角用了。桌子活动了，用新鲜肉皮拉成条，钉上，干了以后挺结实。

上了小学，妈妈爸爸上班走得早，每天临走前给我一毛钱，让我去东口吃早点。有个推着小车卖芸豆饼的，把煮烂的芸豆放在一块纱布上，包起来一挤就是一块芸豆饼，还撒上点盐。有时候卖芸豆饼的老头儿还拿几个锡签攥在手里，让小孩儿猜，猜中了那根拴着红绳的，就多饶一块。我看着挺好玩，就买了吃，那东西不能多吃，吃多了恶心。卖棒骨汤馄饨的老头儿也让我佩服，左手拿一摞馄饨皮，右手拿一根筷子蘸了馅，往锅里一拨一个，快得和拨鱼儿差不多，于是有时候也吃馄饨。反正哪种吃的做起来看着有意思，就吃哪个，很少正儿八经地到早点铺里去买一套烧饼焦圈加豆浆吃。

有一次，我用买早点的钱买爆竹，在院里劈啪地放。爸爸在家，问明白了之后，说我不应该背着爸妈拿买早点的钱买爆竹，让我去找尺子打手板。我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突然想起来应该是在八仙桌的抽屉里。爸爸正坐在桌前看书，我就细声细气地让爸爸靠边点。爸爸说：“干什么？”“找尺子。”“找尺子干什么？”“您不是要拿尺子打我吗？”爸爸这时候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说：“别找了，到外边玩去！”我当时真是如蒙大赦，又觉得爸爸挺可笑，那么一会儿的事就忘了。

如果兜里有了几分零钱，有时候就消磨在小人儿书铺里。有两家小人儿书铺。一家是在外交部街汽车站旁边，一间门脸。门总是敞着，但里面还是挺黑。屋里的地是土地，没墁砖，也是黑乎乎的。尽里边柜台后头永远坐着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永远似怒非怒、似笑非笑地眯着眼。他家的人看上去都挺尊敬他，进去看书的小孩也有点怕他。店里没几本小人儿书，但是有两个克郎棋盘，棋子有克郎棋子，也有大个儿的木头象棋子儿。到那儿去可以打两盘克郎棋，但是慑于那个老头的一动不动，去的次数不多。还有一家小人儿书铺，在西总布胡同东口路南，大玻璃窗，中间一溜长桌，四周是长凳，两边的书架贴着墙一直顶到天花板，全是小人儿书。一到阴天，光线不好，店主还把电灯开开。店主是个单身老头，好说话，和气，像是有洁癖，屋里总是一尘不染。在店里看书，是一分钱一本；租回家第二天还，是两分钱一本。在那儿看的小人儿书多得没法数，反正到后来差不多都看过了，只能拣新书看。现在还能想起那些小人儿书的名字：《四个小鼓手》、《森林里的两兄弟》、《一颗铜纽扣》、《七色花》、《战长沙》、《牛皋招亲》、《战宛城》……

街坊有个老爷爷，有60多岁吧，忘了姓什么了，老是去东口小铺喝酒。工夫一长，他孙子就去找他。他孙子刚上小学，比我大一两岁，有时候就叫上我一块去。老头儿挺瘦，挺可爱，喝了酒之后看见小孩就笑。我们每次找到他，他都给我们几个花生豆吃，还醉醺醺地拿手比画来比画去，要教我们打拳。找来找去，几个小酒铺都找熟了。



东总布胡同西口外南小街

那一带有四五家小酒铺。小的一间门脸，两张没上漆的白木桌；大一点的两三间门脸，三四张木桌，柜台上摆着酒坛子、白瓷酒盅和温酒用的白瓷瓶。记得有一家的墙上还挂着蓝底玻璃框的软木雕，亭台草树，玲珑剔透，在周围算是讲究的了。那时候酒铺就是酒铺，只卖酒，卖些下酒的小菜，不卖热菜和主食。酒也只是白酒，没有什么啤酒、色酒，开始有啤酒好像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事了。有家小酒铺在那一带口碑最好，客人也多。掌柜的很会做生意，你买五分钱的酱牛肉也卖。五分钱的酱牛肉，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一块，也照样吆喝一声，在墩子上“当当当”切半天，每片肉切得都跟纸那么薄，也得给你把盘子摆满了。

方巾巷（后来并入了南小街）近南口路西的一

家酒铺最有意思，店不大，倒下台阶。屋里是土地，几个装酒的大缸半截埋进土里，又盛酒又当桌子；缸盖一锯两半，对上就是桌面。后来听说，那种酒店叫“大酒缸”，是北京各类酒店里最上乘的。大酒缸都是山西人开的，酒好，都是原封的“官酒”，不掺假，酒缸盖就是桌面，都漆着红漆。不过我见到的那个“大酒缸”却是没什么气派，很简陋，桌面也是发了黑的木本色的，没上红漆，有点山村野店的意思。

长大以后我很少喝酒，但却喜欢小酒铺，一条街上有了两三家小酒铺，就有几分醉意，有了几分放纵。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候老去酒铺找街坊的那个老爷爷的缘故吧！

如果现在还有“大酒缸”，一定邀几个朋友进去小酌几杯。

文化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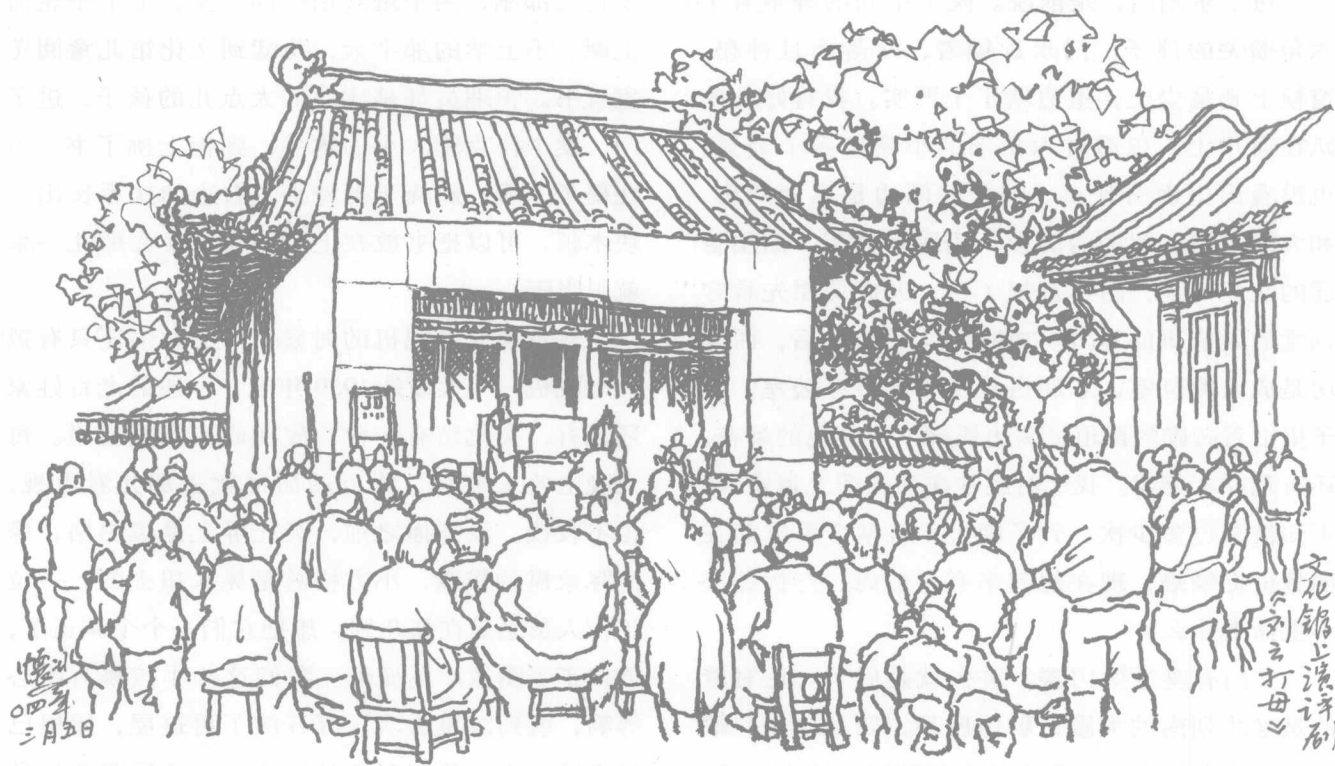
前几天到一个小学同学家串门，正好他的一个朋友也在。那位朋友一听说我住在西总布胡同就说：“你们胡同原先有个文化馆。”

有好几次了，碰见和我年龄差不多，而且在我们那一片儿住过的人，都会提到文化馆。

没错，我们西总布胡同原来是有个文化馆，20世纪50年代好像叫第五文化馆，后来先后叫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对于我和住在那一带的孩子来说，它不光是文化馆，我们小时候差

不多是长在那里头。

文化馆是个两进的大院子，红墙黑琉璃瓦，庄严肃穆。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那儿原先是李鸿章的祠堂。李鸿章是何许人也，那时候还不知道。长大以后，知道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1901年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联军谈判签约，住在北京贤良寺，并在那里去世。朝廷对他恩恤优渥，为他在全国建了10座祠堂，还破例给他在北京内城建了这座汉人祠堂。李鸿章死后谥为文忠公，因此祠堂叫李文忠公祠。这座建筑临街是一道砖雕红影壁，我经常和小伙伴扳着雕花砖贴在影壁上像壁虎一样爬来爬去，看谁爬得远，不掉下来。



回忆文化馆上演评剧《刘云打母》

影壁的后边是儿童阅览室，人们管它叫前殿。说是前殿，其实从格局上看，像是祠堂三间启一的大门，后来经过改建，才成了一大间屋子。殿的东西两侧，是砖雕雁翅影壁，有两棵很粗的柏树。大门改了屋子，出入就得走影壁旁边的小门，东侧的小门几乎老是开着的，任何人都能随便进出。门外也有柏树，还有一棵不高但很壮实的楸树。一到秋天，树上就结红红的浆果，样子和草莓差不多，有点甜，不过肉很薄。虽然不好吃，可还是惹得孩子们上树去够。我第一次尝到眼冒金星的滋味，就是因为上树够那些果子，掉了下来，脑袋着着实实撞到了树根上。

进了东侧门，是前院。院子中间的碑亭有个六角攒尖的顶子，门永远锁着，冷落而且神秘，窗棂上满是尘土，里边堵了个严实。我有好几次趴在窗户上，想透过六角形的小窗格看个究竟，也没看出里面有什么。院子的两边是东西厢房，和大殿不同，厢房的房顶不用黑琉璃瓦，而用普通的灰色筒瓦，门窗都褪了色，大概是原先看守祠堂的人值班的地方。成立了文化馆之后，西厢房是成人阅览室，东厢房是工作人员办公室。院子里沿着砖砌的甬道，两边长满了淡紫色的菊花，还有几棵木芙蓉。我那时经常在菊花瓣上逮蜜蜂，不知被蜇过多少次。到了晚上，就拿个手电筒在墙缝里捉蛐蛐，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打扰那些小生命干什么？

二门有座过梁门楼，进去就是后院。正对着的是坐北朝南的大殿，歇山屋顶，四面出檐。殿前有个砖砌的舞台。两边是东西配殿，硬山屋顶。东配殿的旁边还有一个砖亭，像是烧香用的。后

院的地面整个儿都是用细水泥抹的，是个舞池。

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第一次为中国拿了冠军，全国掀起了乒乓热。西配殿旁边也安上了一个乒乓球案子，每天都有一大帮孩子在那儿打球。人少的时候11个球一盘，人多的时候6个球一盘，“6比1”叫“六一儿童节”，“7比1”叫“党的生日”，“2比7”叫“二七大罢工”，“3比8”叫“三八妇女节”，“5比8”叫“古巴的新生”；排队等着上场，第一个叫“直接”，第二个叫“间接”，长胜不败的叫“霸盘儿”。孩子们经常打到天黑看不见球了为止。

我上一年级的時候，孩子多，教室少，学校实行二部制，两个班共用一间教室，上下午轮流上课。不上学的那半天，我就到文化馆儿童阅览室看书。管理员都是比我们大点儿的孩子，进了门，发个扑克牌大小的木牌，到柜上挑了书，坐在椅子上看。那椅子挺特别，右边的扶手长出一块木板，可以把书放在上边。我经常在那儿一呆就是半天。

北京刚有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只有黑白电视机——大概是1959年吧，一般的老百姓家还没有，文化馆有一台，放在成人阅览室里。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附近的居民就去那儿看电视，也不收钱。没开播之前，荧光屏上是黑白格，像国际象棋的棋盘，小方格总是晃来扭去的。一位工作人员老是在那儿调，想把它们一个个调正了，方格正了图像才不变形。我们这些小孩哪有耐心等啊，就到院里去玩。等开演了再进屋，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能站后边，有的还踩在板凳上。屋子大，电视小，也看不大清楚。记得有一

次是一个女的，在电视里唱京韵大鼓：“……艾森豪威尔，我问问你，你们这些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看了几次电视，就记住了这么一句。

天黑了文化馆也不关门，得等着张大爷——一个长脸的倔老头快睡觉了才把门关上。吃了晚饭之后，我们一大帮孩子就在院里玩藏蒙儿。整个两进大院子黑咕隆咚的，墙旮旯、小夹道、花丛里、树上……哪儿都能藏。玩得太晚了，张大爷就往外轰，我们就又和他玩藏蒙儿。那时候觉得要是让那老头儿逮着，可就大祸临头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怖真够刺激，以至于白天看见他都得躲着点儿。长大之后想起张老头儿逮我们的情景，还有点心慌慌的。

文化馆经常搞各种活动：放幻灯、灯谜会、故事会、魔术表演……还有各种展览，什么交通法规展、公安条例展、夏令卫生展……展览都在后院的大殿和东西配殿。一到暑假，还开儿童乐园，当院舞池里支起了克郎棋盘，还有象棋、军棋、斗兽棋、扑克牌、撒棍……可以领出来在屋里院里随便找个地方玩。

前几天，和几个年轻人聊起小时候的这些事，我告诉他们那时候文化馆所办的这些活动都不收钱，也不要票，随便参加。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说：“那文化馆为了什么啊？”这个问题让我从何说起呢？时代不同了。

不过，也有收钱卖票的时候，一个是放露天电影或演戏，一个是周末舞会。

夏天的晚上，文化馆有时候就演电影，5分钱一张票。后院正殿前的舞台上张起了银幕。天还没黑，看电影的人就拿着板凳陆续来了。一会

儿院里就坐满了人，大人、孩子、穿背心的、光脊梁的、奶着娃娃的家庭妇女、抽烟的、扇扇子的，唧唧喳喳的。大喇叭一放《步步高》的音乐，就是电影快开始了，人们才慢慢安静下来。演电影的时候，风一吹，电影里的人、房子、树都随着银幕慢慢地晃，跟在水里似的。有时候银幕的后边也坐着人，看的电影都是反的。我记得在那儿看过《牧女的心愿》、《柳堡的故事》、《如此多情》……还有苏联电影《萨特阔》。

演戏都是礼拜天，都在白天，因为没有灯光设备。到现在为止，除了评剧艺术片之外，我只在现场看过一出评剧，叫《刘云打母》，就是在那儿看的，觉得挺好看，回家还连说带演给我妈我爸讲了一遍。我觉得评剧比京剧好看，除了通俗、听得懂之外，还和文化馆不同于正规剧场的那种轻松、随便的气氛有关吧！

舞会在周末的晚上，不让小孩进，因此和我们没关系。但正因为不让进，也和我们有了关系——不能进去玩藏蒙儿了。我们一帮小孩儿只能站在东侧门的外面看着着意打扮过的男男女女走进，真没意思，只能回家了。在自己家的小屋里，听着远处文化馆传出的乐曲声，那是一首南斯拉夫的三拍歌曲，我知道那曲子的歌词：“深深的海洋啊，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因为不让小孩进，当时觉得大人的事儿总是和小孩对立的，大人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自己好像永远进不了那个世界。

前些时候，女儿问我，有没有被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感动过，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那么一回。有一次赶上文化馆的周末舞会，我和一群孩